



扫二维码，
关注新华每日电讯

刊名创意：王蒙 刊名题写：沈鹏
本刊主编：姜锦铭
值班责编：李牧鸣 刘小草 实习生：张渊杰

邮箱：worthreading01@163.com

电话：(010) 88051377

400年前，一段血泪往事与一位倭患中的济世英雄

400年后，一曲莆仙新戏与一位小县城的戏剧大家

莆田“一年两过”背后的今古传奇

福建莆田，人们要过两次年——除夕晚上为“做岁”，正月初四晚上才是最盛大的年——“做大岁”，更奇怪的是，莆田人正月初二是不去别人家里拜年的，当地还保留“白额门联”的传统——大红春联上方露出一道白条，喜庆中透出些许悲伤

莆田人过年的种种异常举动中，隐藏着400年前的一段血泪往事与一位济世英雄

本报记者顾钱江、郑良

年三十，辞旧迎新的春节前夕，中国人一年最盛大的节日。但在福建莆田，人们要过两次年——除夕晚上为“做岁”，正月初四晚上才是最盛大的年——“做大岁”，更奇怪的是，莆田人正月初二是不去别人家里拜年的，当地还保留“白额门联”的传统——大红春联上方露出一道白条，喜庆中透出些许悲伤。

莆田人过年的种种异常举动中，隐藏着400年前的一段血泪往事与一位济世英雄。这位英雄就在莆田地区的众多书院里。他拱手而坐，头戴巾巾，身披大袍，望着面前的供品与求签者，金漆的面孔似无表情。英雄已逝去四个世纪，时间潮水冲刷，离当时愈远，历史愈斑驳模糊……

终于，有人以这位英雄之名写了一部莆仙戏《林龙江》，把莆田民众膜拜为“先生”但不详其事迹的庙中偶像，在舞台上还原为鲜活的英雄传奇。这个传奇的讲述者，是在仙游县城生活了一辈子的大剧作家——郑怀兴。

痛史中的英雄

春节之际的莆田仙游，绿意盎然。沿着曲折小路，经过葱茏的荔枝树和龙眼树，就到了县城一隅郑怀兴先生的家。

“我现在所住之处，就是抗倭的古战场。”71岁的郑怀兴如是描述，令闻者一凛。他家后面一座小山，相传戚继光在此和倭寇打了九仗，故称“九战尾”；前面是更壮烈的“十八战”，不远处木兰溪畔，戚家军强渡虎啸潭追击倭寇的遗址犹存，每年五月初五，这里都有祭祀仪式。

对郑怀兴来说，创立“三一教”并与莆田抗倭史紧密相联的乡林龙江，却曾是个熟悉的陌生人：“小时候我就知道，乡亲们不论婚嫁、动土、乔迁或出行，常常要悄悄地去庙里问先生或请先生。”但是问哪位“先生”是何方神圣？当时的郑怀兴和很多人一样，却并不太晓得。

郑怀兴逐渐知道，生于1517年的林龙江是一位融合儒释道精华，以儒家为根本精神的大思想家和大慈善家，做了许多济世益民的好事，他最大的壮举，是十年中数次带领门人埋葬和火化倭乱中罹难民众的遗骸，总数达几万具。

受了感动的郑怀兴，以戏剧化的方式讲述了林龙江的传奇，这就是创作于2004年的莆仙戏《林龙江》。

明嘉靖年间，倭寇猖獗，为乱沿海，莆田一带受害最深。有人对倭患早有预见，他就是林龙江。富有才华但文章锋芒毕露的他屡试不中，经道人卓晚春启发而悟道，放弃功名，致力传道，扶世济民。

看到倭寇威胁迫近，而当地武装松弛，林龙江向官军献上《抗倭管见》，却被嘲笑。当倭寇真的杀来时，林龙江出头，与乡绅约好共同出钱请路过的广东兵出手；解围之后，林龙江依约奉上酬金，其他乡绅却背信弃义不肯出钱，林被恼怒的广东兵鞭打，但仍劝他们不要为害民众。

此后，林龙江向官府建议由乡人自办团练，共御倭寇，但未被采纳。临近过年，倭寇气势汹汹而来，林龙江提前招呼乡人逃难，也被嘲笑。倭寇在内奸带领下烧杀抢掠，血流莆田。令人心痛的是，乡人畏林龙江先生，下令保护林宅，但劫后归来的乡人见林宅独存心生嫉恨，纵火烧了林家大厝。林龙江顾不得追究，而是卖田募钱派门人收尸火化后安葬，使死者得安其灵，让生者不病于瘟疫。

今天，在莆田市纪念林龙江的东山祠中，仍保存他和弟子积薪火化遗骸时所用的骨灰罐，令人视之动容。据莆田市林龙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卢永芳介绍，莆仙地区在政府部门登记的三教祠(书院)有1700多座，散布于社区村镇中，香火颇



▲仙游正月“闹元宵”。张力摄

▼仙游县鲤声剧团演出的莆仙戏《林龙江》剧照。郑以诚摄



《林龙江》(妈祖)《洗夫人》构成郑怀兴历史剧中的英雄系列，有他一以贯之的思考：“我要把这些神请回人间来，让人们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高尚的品格、行为和神，才从人变成了神，而不能盲目地顶礼膜拜。”

妈祖，这个死时年仅28岁的莆田湄洲女林默，缘何被后世册封为“天妃”“天后”，成为影响遍及中国沿海和东南亚的海上女神？“古代说她有异禀，就是特殊的能力，但如果只停留于会看病和预知吉凶，她就只是一个巫婆而已。”郑怀兴说，他的剧作《妈祖》，塑造了一个舍己为人、胸怀博大的女性，她为海上遇困者做了太多的好事，最后为了救人而牺牲自己，被后人奉若神明。

当然，郑怀兴说，妈祖也是应运而生，宋朝与海外贸易发达，人们是多么需要一个海上护航的神灵啊。在他家的客厅墙壁上，有一幅巨大的妈祖像，那是他女儿的绘画作品。

“历史剧要想好看，一定要写出思想境界，发出时代新声。”郑怀兴说，“还要有精彩的故事，否则就是说教——观众不爱看！”

专心写戏四十年

1948年，郑怀兴生于仙游，1971年始自学写戏。从1980年正式到仙游县编剧小组算起，他已专心写戏近四十年。

郑怀兴成名颇早，创作于1981年的《新亭泪》是他第一部历史剧，也成为莆仙戏继上世纪50年代《春草闯堂》后，又一部蜚声全国的经典之作。1986年，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、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邀仙游县鲤声剧团进京，展演郑怀兴的三台戏《新亭泪》《晋宫寒月》《鸭子丑小传》，并为此这个小县城的剧作家举行剧本研讨会，使他的戏剧创作获得全国声誉。此后，《半月谈》杂志将郑怀兴与魏明伦、郭启宏并称为“戏曲界三驾马车”。

与视野开阔、思想深刻、丰富多样的剧作形成反差的是，郑怀兴从事创作以来一直住在莆田市辖下的仙游县。起初这是不得已——他年轻时就承担起照顾祖父母和智障弟弟的责任，加上有些口吃，自认不适合到外面与人交往；后来他渐渐意识到，正是因为待在小地方，心无旁骛，自己才能写出这么多作品。

“我在仙游编剧组，从来没有谁指定要写什

么，我对什么有兴趣就写什么，有很大的创作自由。”郑怀兴说。

莆仙戏，莆田和仙游一带特有剧种，是宋元南戏的活化石。上世纪50年代，陈仁鉴执笔改编的莆仙戏《春草闯堂》，引起全国轰动。莆田市只有两三百万人口，莆仙剧团却有100多个，庙会演出、乡村节庆演出是剧团主要的生存方式。

儿时的郑怀兴就爱看莆仙戏，和小伙伴以树枝当刀剑，用树叶编头盔，自编自演，不亦乐乎。从事专业创作后，鲤声剧团一直是演出郑怀兴新作的“试验田”，剧团演员素质高，培养了一大批爱戏懂戏的本地观众，这使郑怀兴如鱼得水。

老师陈仁鉴的教导影响了郑怀兴一辈子：你只管把戏写好，不要去争什么待遇，该得到的都会得到。名和利是过眼云烟，只有好作品才能留下来。

郑怀兴跟每个剧团合作都很好，他只强调一个：把戏排好演好最重要。“他们问我要多少报酬，我说那无关紧要，就是把戏演好。”郑怀兴说，“我从来不计价还价，干吗讨价还价？我不是生意人，戏演得好才高兴。如果戏演不好，观众骂这个臭戏，那给一百万我也不要，觉得是耻辱。”

郑怀兴的作品，大都为传统戏曲形式，但透出的思想性和现代精神，这个小县城的大编剧是怎么做到的？“读书和思考很关键，我从小爱看书，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。”郑怀兴说。他的书房，约十米长的一面墙全被古今中外的书籍所占据。

其中有许多西方现代戏剧作品。“外国的剧本与中国传统戏剧相比，角度和立意不同，情节和结构很精巧，我认为，中国的戏曲，应该在坚持本民族特点基础上，大胆地向外来文化借鉴，这样才能跟上时代，与世界接轨。”他说。

作为这一认知的实践，郑怀兴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写出《青蛙记》《神马赋》《造桥记》等探索性的戏，直到20多年后才得以陆续排演。这些剧作虽不如他的历史剧有名，但被一些评论家视为郑怀兴更重要的作品，因其将中国当代戏剧“拉升到了世界水平”。

迄今，郑怀兴创作了40余部戏曲作品和数部电视剧，涉及莆仙戏、京剧、晋剧、秦腔、琼剧等剧种，屡获全国奖项，演出率很高。2018年全国戏曲舞台上，郑怀兴的新老剧作有12台上演，成为令人称奇的艺术景观。

“每个剧本都有自己的命运，急不得的。写出来后什么时候排演，能造成多大影响，都是它们自己的命运，编剧只要用心写就行了，别的不管。这就好像当父母，孩子长大后能不能成才，那是他们自己的命运，父母能做的就是好好地培养他们。”郑怀兴说。

回望戏剧人生，郑怀兴充满感激。“比起陈仁鉴先生等前辈，我真幸运，在改革开放时代可以安心写戏，获得认可。”他说，若不是很早就奠定在全国戏曲界的地位，他这个没有经济实力，也没有背景的小县城编剧，不可能被全国各地剧团邀请写戏，更不可能到台湾和国外去做交流。

在2016年出版的四卷《郑怀兴戏剧全集》扉页上，作者写下：安身立命于梨园。

“我个人的日常生活是多么平凡、单调、寂寞，而我自己营造的戏剧天地，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，自己流连其中，常常也乐而忘返。”郑怀兴说。

马斗金

因此生与书结缘较深，自然也就对书店、图书馆多有感情。去过好多图书馆，最大的去过北京的国家图书馆，最远的去过三亚市图书馆，而感觉亲切、以为办得最好的，却是至今尚未去过的温州市图书馆。

我与温州似乎有一种夙缘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我主持《难老泉声》诗刊时，著名诗人吴莺山先生曾数次赐稿，同时又抄寄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的词稿，使散刊大为增色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开始在《温州日报》发表文章。随后陆续结识了赵乐强先生等多位温州诗人，参加过好几次在乐清举办的诗词活动，数次上过雁荡山。更与当代诗学研究权威、温州籍北京大学教授钱志熙先生为同道好友，于古典文学和当代诗词有所探讨与交流，两人许多观点和见解几乎全同。有几次探讨和交流，即是在温州进行的。钱教授曾为拙著《南窗吟稿》作序，又邀我到温州作过讲座。

我与温州结缘，是2010年获赠《温州读书报》，一读而感叹一个市的图书馆竟办了这样一份有品位的读书报，随后即开始在该报发表文章，并与主编卢孔阳先生加了微信好友。我的读书文章，以前多发表于《中华读书报》，从此就多给《温州读书报》，以表支持。从卢孔阳先生的微信朋友圈所发内容，除了看到了一颗热心于图书事业的学者每日忙碌辛劳外，又经常看到图书馆的各项工作和诸多情况。我还多次收到温州工作和温州为温州所做工作的简报、通讯等，收到几期方毅毅先生主编的《瓯风》。温州，不知不觉成为我退休后联系最多的图书馆。那次去雁荡山，本拟温州市区逗留，拜会卢孔阳先生和温州其他朋友，参观一下我想像了多次的温州市图书馆。奈何行程安排很紧，抽不出时间又不能请假离队，而未能见到温州。因向孔阳先生致歉，说下次一定去。两年后再到雁荡山，因同样的原因，且与数人同行，事先订好机票，竟然还是抽不出时间，于是只好劳孔阳先生来乐清一叙，始得相与畅谈。

去年，收到孔阳先生赠书《此心安处》，系方毅毅先生主编的《瓯风文丛》之一种，亦系温州丛书，而喜其编录之认真和严谨。此外，温州还整理或编辑出版《温州文献丛书》《温州文丛》等，还有《莆田年鉴》《瓯风》等。从这些系列出版物中可以看出，温州已不是一般意义的图书馆，而成为温州市地方文献整理的重要机构。近又获悉，孔阳先生主编的《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书》已纳入中华书局著名的“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”系列一体刊行，正在陆续出版，更是温州对地方文献和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，所以受到读书界广泛关注。只此几端，便令人感叹不已。不要说各地市图书馆，便是那许多省市大图书馆，如这样致力于图书文化建设的，得有几家？或者有人说，温州经济发达，有钱，自己供职的图书馆没有相应经费。文献的整理出版固然需要经费，但许多经费充足的图书馆，并未像温州这样。岂不知，做这许多工作，第一不是钱，而是切切实实的敬业精神和辛苦付出。笔者也曾搜集整理过古籍，更做过多年编辑，那辛苦，只有同行知，难与外人道。

以孔阳先生为例，读《此心安处》，最能窥见他对图书馆工作的热爱与痴迷。一次与友人翻看我的雁荡山之行照片，看到孔阳先生和我的合影，友人说，这位卢先生还还瘦。我说：虽然瘦点，但他身体很好。友人似乎有些怀疑，问是吗。我说：如果不是很好，那他就早歇菜了。没想到友人说：莫不是过于劳累，瘦成这样了？我想他的话也不无道理。所以后来数次提醒孔阳先生注意休息，不要太劳累。孔阳先生和他那些温州的伙伴们，这样长年累月地辛苦和付出，埋头为地方文化做贡献，并无名利可图，正是人们常说的为他人做嫁衣裳。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、商潮滚滚的温州，有这样一座可以做许多大图书馆的图书馆，有这样一群颇有定力的图书馆人，堪称奇迹。这就是我非常喜欢温州的原因。所以出版的几本拙著，还有我们中稿社编辑的好几本书，都送温州，聊表心意。

温州，虽说偏处一隅，但古来注重文化，多有著名文人，而有“东南邹鲁”之称。温州市图书馆创办于1919年5月，与著名的五四运动同时，不知是巧合还是相关，总之已有百年历史，甚令人羡慕。温州如今越办越好，有这样一群图书馆人，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「温图」的百年守望